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九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



商書

盤庚上

盤庚遷于般

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步于反○案曰洪迨隸釋卷十四載蔡邕初九磬桓利居貞仲秋下旬碑作般桓漸六

般周易屯初九磬桓利居貞仲秋下旬碑作般桓漸六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

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

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

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

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為君時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王天與尚書纂傳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九

王光祿尚書多采

十四卷上○吳棫書神傳○王應麟困學紀聞○金馬曰盤

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

徒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尚書疏○又堯典疏○釋文○林

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案王曰自祖乙五世至

日堯典疏及林氏章氏引此並作王注王曰自祖乙五世至

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

行政化故徙都于般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

名紀注傳曰殷亳之別名疏曰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殷

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此與序違非也皇甫謐云

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殷鄭

王及皇甫皆謂奢侈過度故欲遷都孔傳無奢侈之語也亳

是大名殷是亳內別名鄭以商自此號殷前未有殷名中篇

云殷降大虐將遷于般先正其號于此號殷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

案曰鄭云盤庚湯十世孫云云者殷本紀云湯太子太丁未立卒弟外丙立崩弟仲壬立崩太丁子太甲立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祖辛子祖丁立崩沃甲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盤庚爲湯十世孫也馬融注益與鄭注同也鄭又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盤庚乃謀徙居湯舊都者後漢書卷八十八上文苑傳杜篤奏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

皇清經解

卷四頁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二

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河徙都于亳是其事也又曹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是亦言盤庚去奢從儉之事皆與鄭合也圮耿事已見序其實所以遷都之故兼爲奢侈及河圮兩事故鄭兼而言之也鄭又以上篇盤庚爲臣時作則必以中下二篇爲盤庚爲君時作此義于經無可考然王肅說亦同必有據也至史記以爲盤庚崩後作則妄矣小司馬以爲不見古文故有此說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非不見古文者但史記雜采羣書不可信者正多耳

又案曰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季左傳云鳥鳴于亳社亳是殷地大名故以殷社爲亳社也白盤庚改號爲殷故不

曰遷于亳而曰遷于浞也鄭注書序云契本封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卽今陝西商州契子昭明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其地今無考昭明子相土襄九季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上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後微子封此卽今縣河南歸德府治相土至湯十二世湯始居亳從契父帝嚳所居序言自契至湯八遷經傳可考者惟此四處湯既有天下以商爲號鄭商頌譜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契所封鄭以湯取契所封爲代號也服虔王肅以爲取相土所居商上爲史記中侯甚明湯何必割取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商上一字爲號服王說非也

皇清經解

卷四 皇 九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居亳于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此說與此經正義正同盤庚遷殷蓋復湯之舊都也據經上篇言先王五邦者湯始居商上其後遷亳仲丁遷鄙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是爲五邦鄭馬王說皆如此孔傳不數商上而數盤庚遷亳爲五計上篇是未遷時作豈容逆數爲五傳說非是但經言先王五邦而序言盤庚五遷者猶言盤庚以上所居凡有五處云爾其實湯居商上特治上代之舊不得謂之遷乃立文之體隨便總言之耳且自契至湯八遷數湯在內自湯至盤庚五遷又數湯在內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以此言之鄭馬王皆數湯之商上及亳在五遷內則孔傳于序云湯自商上遷亳無

可疑而正義反疑商丘乃相土所居矣至湯有八遷不應契至相立三世七遷相土至湯十二世只一遷此則謬甚時代既遠八遷可考者惟四安見相土遷商丘之後不又遷他處其後又復遷商丘而湯承之耶據馬鄭王說則五遷者數至耿而止盤庚自耿遷亳甚明而史記又言祖乙遷邢蓋耿卽邢也邢今順德府邢臺縣又自盤庚遷亳之後武乙又自亳遷朝歌至紂而亡合計商家共有十四遷也今此經言盤庚遷殷殷是亳小別名則亳殷本爲一地正湯之故都也

又案曰諸家言亳所在說又紛紛不一今考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續漢志縣屬河南尹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又曰尸鄉在縣南三十里所謂殷者亳之別也今偃師縣屬河南府鄭主此說的然可信而皇甫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九

王光祿尙書後案

四

謚則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南三十里有尸鄉亭是謚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征葛事據序及史記在湯征篇而此云云知今本古文出于謚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

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卽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一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南亳卽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謚之說似有理其實非是漢志云宋地

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
蓋諸郡國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
氏于此文下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薄則此爲
湯嘗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
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故班氏于梁沛陰山
陽諸郡國皆不言湯都而獨繫之偃師可知鄭說之確矣司
馬彪于梁國之蒙及穀孰皆不言亳注妄引皇甫謐說者非
是惟于薄縣則云湯所都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
有湯冢其凶又有微子冢書正義引此說作伊尹非是而又有伊冢在沛陰已氏縣非薄而有
有臣瓚者于前漢志山陽郡薄縣下云湯所都而又曰湯居
亳今沛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云云蓋薄縣者漢本屬山
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孰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
爲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沛陰亳縣者卽其所
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卽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
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卽皇甫謐所分屬于蒙穀孰者
也本一說也孔穎達書詩疏皆誤認爲異說其謬已甚而顏
師古于偃師下云臣瓚曰湯居亳今沛陰亳縣是今亳有湯
冢此說非也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蓋薄薄也非
亳也後人因晉人說并漢志論分野一段中薄字改爲亳伏生大傳亳字改爲薄而元和志亦云亳薄字異義同皆
非兩漢本無亳名祇因晉人以湯嘗止于此且以湯冢爲據
而附會其說師古引劉向說以折之精矣皇覽曰湯冢在沛陰亳縣北東郭去
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
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按劉向不知湯葬處而哀帝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九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五

時長卿者突然得之足知其妄其于山陽薄縣下不必復采瓚說卽采亦當

斷以非是乃又姑存之此則師古之疎耳而薄固非毫也薄非毫則蒙穀熟可知杜預臣瓚之說皆非是而皇甫謐巧于

立說又以一薄分爲南北二毫且欲兼存偃師舊說稱爲西毫以此合立政三毫之文

杜預亦兼存偃師其意只有東西二毫故以商頌景毫爲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都是是卽偃師之毫也而皇甫謐乃以景毫處北毫在蒙後人遂以蒙有景山爲證不知陟彼景山毛傳訓景爲大是升破大山山名卽屬山名而取松柏以成廟廟何必在近郊之間下文是斷是遷謂斷之于生植之處遷之于造作之所魯頌閟宮云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來在今泰安縣新甫在今新泰縣去魯都曲阜尚遙未嘗不可論其材木以成新廟侯國既然天子可曲而必以就近始得者書生寒儉之見可發一笑耳至景員維河鄭氏讀員爲云河爲何以類并既醉言維何皆是設問之辭此維河當與彼同不得爲水傍河也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亦不得如毛傳爲大均且古文員云同字耳然則以景山在蒙証北毫在蒙者其說殊妄况偃師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九

王光祿尙書後案

六

正在河洛之間若景員維河可解爲黃河則正可以証毫在偃師今鄭氏既讀爲何則不可爲偃師之證矣而蒙乃宋地卽左傳蒙澤也商時大河未南徙此地安得有河卽欲援景員以爲蒙有景山之證又可援維河以爲蒙有大河之證乎不知立政三毫鄭解謂遷毫之民而分爲三毫本一耳安得

有三皇甫謐之謬如此唐人括地志沿革其說皆不可信也

漢薄蒙穀熟故城在今夏邑永城二縣再考至今之亳州則後周武帝置本漢譙縣地屬沛郡蒙城縣則唐天寶二年置本漢山桑縣地亦屬沛郡並見元和郡縣志與皇甫謐所言又全無涉三毫旣不可信則湯都

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其說淺陋更不足辨矣且尙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不

在偃師而在梁國則居洛東不得東觀于洛矣

東哲據汲冢古文以監庚

自奄遷貳殷在鄴南三十里漢書項羽傳云涇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是北說以殷在河北與諸家說尤更乖異皆不可信如其說則殷在今彰德府安陽縣矣河壺甲居相者在今天安陽涇水南有殷墟其爲河壺甲所居必也而願以爲

盤庚序辨

當從鄭以亳殷在河南偃師下篇先王適于山先

王卽湯亳地依山故言適于山盤庚之遷實復湯故居也

民不適于居

傳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疏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

爲往故適得爲之

率籲眾感出矢言

釋文曰籲音喻感千歷反○案曰張參五經文字卷下一百六頁部云籲諭注反

傳曰籲和也率私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疏曰詩云其直如

矢言爲正直之言

案曰說文卷九上頁部云籲呼也南書曰率籲眾感說文所引是孔氏古文僞孔氏欲闢舊解改感爲感訓爲憂謂眾憂之人不詞甚矣感蓋謂貴戚曉諭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召

皇清經解

卷四皇九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七

之下文云般庚教于民由乃在位卽眾戚也僞孔旣以感爲憂眾憂之人不易呼召因訓籲爲和古無是訓也又釋言云矢誓也鄧璞注相約誓易晉卦六五矢得勿恤虞翻注矢古誓字論語夫子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毛詩鄘風柏舟云之矢成靡佗衛風考槃云永矢勿諼毛傳鄭箋並同然則出矢言爲出誓言文義明順乃必以矢爲正直尤非也

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

傳曰我王祖乙居耿爰于也言祖乙已居于此

重我民無盡劉

案曰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鏞殺也無劉字然此字見經多矣又見爾雅云殺也故周頌勝殷

湯劉成十三年傳度劉毛杜皆云殺也安得云無此字且漢天子姓許慎不應不載又竹部籟水部瀏皆云劉聲則劉與鏞自是重文後人傳寫誤脫去耳非許本無也

傳曰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疏曰劉殺釋詁文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共如台釋文曰稽工今反台音怡

傳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于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疏曰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傳曰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尙不常安有可遷輒遷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鄭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尙書疏相耿爲五王同馬曰五邦謂

商上亳釋文相耿也釋文○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卷○小學紺珠二卷傳曰湯徙亳

仲丁遷費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

皇清經解卷四章九王光祿尙書後案

八

案曰鄭以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尙書疏相耿爲五邦者馬注與鄭

同王肅亦云然與班固前八遷後五遷實止十二之說合也

傳以盤庚遷殷入五邦之數與鄭馬王不同然上言先王下

言今不承于古必不可以己方欲遷充入其數明矣辨已見

前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案曰斷多管反从劉

外尸劉古絕字今作斤病
著陰即繼字其義反矣

傳曰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况能從先王之

業乎

案曰罔无矧况克能並釋言文烈業釋詁文

若顛木之有由釋文曰藥五達反本又作枿○案曰說文卷六上木部櫛字注云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

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櫨立萬切又重文櫨字注云櫨字或从木
詳聲又梓字注云古文櫨許慎師賈逵自序稱書孔氏則所引
乃真古文作粵櫨是矣然卷七上弓部粵字注云木生條也从
乃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梓古文省弓文言由梓徐鍇曰說文無
由字今商書只作由梓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
由等字从乃象枝條華面之形徐鍇曰孔安國注尚書訓由作
用用梓之語不通以州切合而攷之參以釋文此櫨字許于木
部雖引作櫨而其下又出古文梓梓卽梓也隸變耳至弓部又
引作梓而其下卽繼以古文言梓况馬又作梓則此字必當作
梓不但作櫨者誤卽櫨亦漢俗師所改耳然櫨字既有于義
又通不但必作櫨亦不必作梓也至由字雖許兩引皆作
粵然古文既省作由則从俗正合亦不必作粵祇因僞孔訓用
雖本義太遠致使俗人不復知由字本作粵亦不復知由有木
生條之訓矣至顛字本人復知由字走部中走頓之變字用如
論語顛沛左傳子都自下射之顛之類甚多此
經則又借作木部中仆木之填字用皆定也

馬曰顛木而肄生日梓

釋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

傳曰

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凡生櫨哉疏曰釋詁

云枿餘也李迥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枿

皇清經解

卷四皇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九

案曰馬云顛木而肄生日枿者馬本作枿與櫨同毛詩周南

汝墳云伐其條肄毛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日肄商頌長發

云苞有三櫨傳亦云櫨餘也同訓餘故轉相訓方言一卷云

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鄭璞注傳曰夏肄是

屏是也由卽粵之省粵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爲生毛

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曰訓爲生春秋傳曰吉

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是也

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

傳曰言天其長我命于此新邑不可不徙

案曰堯殷本湯故都而曰新邑者五遷以來所都無定至是

乃復其故邦雖舊而邑則新也

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釋文曰底之履反

傳曰言我徒欲如此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釋文曰敷戶教反

傳曰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疏

曰先教民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釋文曰箴之林反

鄭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

救以無伏之尚書疏馬曰箴諫也釋文傳曰言無有敢伏絕小人

之所欲箴規上者疏曰又戒臣

案曰鄭云奢侈之俗云云者說詳篇首案又云將屬民而詢

者說詳下節疏馬云箴諫也者箴本衣箴字說文卷五上竹

皇清經解卷四皇零九王光祿尚書後案

十

部云箴綴衣箴也內則云紉箴詩補綴醫者以石刺病謂之

箴石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亦曰箴毛詩小雅庭燎序因

以箴之周語召公諫厲王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是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

傳曰眾羣臣以下疏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

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

必詢萬民

案曰鄭以上篇盤庚為臣作經雖無明文然中下篇皆首言

盤庚共下止言曰不稱王此言盤庚敷于民繼以曰無或敢

伏云云是盤庚之言也繼以王命眾云云則王乃陽甲非盤

庚矣下文王若曰是耶庶述王之言猶多士多方周公述成

王命稱王若日也詳玩經文上篇敘次自與中下篇不同鄭注確甚

王若日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傳曰謀退汝遠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

案曰說文黑部云黜貶下也貶下是退意故云退汝遠上之

心下文亦云汝克黜乃心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釋文曰任而鳩反

傳曰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釋文曰播波餓反匿女力反○案曰說

諸告之以證是古本播作誦且讀告之句絕不連修字爲一句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皇清經解卷四皇元王光祿尚書後案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傳曰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釋文曰聒古活反

鄭曰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尚書疏馬曰聒聒拒善

自用之意尚書疏○釋文○案曰疏作王注傳曰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偽

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案曰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者鄭本聒作慙也說文十二卷

上耳部慙字注云謹語也不引尚書其十卷下心部慙字注

云善自用之意也商書曰今汝慙慙重文鑄字注云古文从

耳今觀釋文云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則馬融詁訓

與說文合但今刻說文脫拒字耳此字與聒迥別祇因古文

从耳晉人遂改爲聒然鄭云讀如聒耳之聒則鄭不作聒必與說文同作聒明矣鄭又云聒聒難告之貌者孟子苟不好善則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是難告之貌也孔傳以爲無知之貌玉篇卷上心部第八十七聒字注云愚人無知也亦兼引說文善自用之訓玉篇出顧野王雖知存古時孔傳已行遂用其訓其實愚人無知苟能發憤雖愚必明惟拒善自用使人難告以善斯不可救鄭義甚精不可易也

非子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釋文曰惕他歷反

傳曰我之欲徒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皇清經解

卷四零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七

予若觀火子亦拙謀作乃逸

傳曰我視汝情如視火我不威脅汝徒是我拙謀成汝過逸過也疏曰逸過釋言文

案曰觀燿同周禮夏官有司燿鄭注云燿讀如子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燿火謂熱火與然則鄭以此經觀火與司燿之燿同皆訓爲熱觀火者熱火也說文十卷上火部燿字注云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子亦拙謀讀若巧拙之拙職悅切類篇引說文作火不光類篇雖出宋人所見說文猶是善本祇因說文傳寫之誤脫去不字遂失其解再叅以玉篇卷下火部第三百二十三燿字注云丑出許出一切火光也鬱也此疑衍一也字當是火光鬱也鬱則不光矣其

說文十卷上火部注所云讀若巧拙之拙者乃音也非義也
後人遂改爲拙非也經言予威如熱火之猛烈但予焯謀純
威不用使汝縱逸不肯徒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釋文曰紊音問徐音文

傳曰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
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案曰傳云紊亂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系部義彼卽引商書此
文以證是也毛詩棫樸疏引說文云綱網紘也蓋所以張網
者漢成帝紀詔引此經服田云云應劭注農夫服田厲其簪
力乃有秋收也言下從上令如網之從綱盡力遷徙以圖安
如農之力穡以有收

皇清經解 卷四零九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傳曰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姻僚友
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

稷

釋文曰昏馬同本或作昏音敏爾雅昏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

鄭曰昏讀爲昏昏勉也

尙書疏云三國魏志卷武帝紀裴松之注

傳曰戎大昏

強越於也言不欲徒則是不畏大毒于遠近如怠惰之農苟
自安逸不強作勞于田畝則黍稷無所有疏曰戎大昏強越
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
彼是亦讀此爲昏也

案曰鄭云昏讀爲昏昏勉也者文選張平子鹵京賦何必昏

于作勞 薛綜注云昏也 也是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 惟汝自生毒 乃敗祀 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傳曰 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是自生毒害 是為敗禍 姦宄以

自災之道

案曰 說文口部云吉善也 然則吉言善言也 以百姓為百官

說已詳見 堯典此下篇 告爾百姓于朕志 傳亦以為百官也

乃既先惡于民 乃奉其恫 汝悔身何及 釋文曰奉字勇反恫徒弄反又音通 案曰蔡

邕所書石經身作命邕以熹平四年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副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博士所習今文其石久亡後碑載宋洪适隸釋

傳曰 羣臣不欲徙是先惡于民 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

徒奉持所痛而悔之 則于身無所及 疏曰 恫痛釋言文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古

相時儉民 猶胥顧于箴言 其發有逸 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釋文曰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曰相息亮反徐息羊反儉息廉反徐七漸反 案曰說文十卷下 心部 慙字注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册 書曰相時慙民息廉切

蔡邕石經殘文儉作散載洪适隸釋三者不同攷聚藏之藏右从才不从攷左从林其加曰者隸肉也从因敝聲別是一字邕

謀皆

馬曰 相視也 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 釋文傳曰言儉利小民尚

相顧于箴 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 况我制汝死生之命而

汝不相致從我是不若小民

案曰 馬云相視也者 釋詁文又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者 儉

本作慙 立政儉人 釋文云本亦作慙 馬于彼亦訓利 但以爲

佞人 此則云小小見事之人者 彼戒成王立政 故言勿用佞

人 此則偷安而欲沮十謀 故云小小見事皆望文為說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

釋文曰曷何末反

傳曰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忍動以浮言不徒恐汝

沈溺于眾有禍害疏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

浮言恐動不徒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于眾人不免禍

害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釋文曰燎力名反又力烏反又力紹反嚮許亮

反撲音卜反○案曰釋文于左傳引書又云燎力甲反

傳曰火炎不可嚮近尙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尙可刑戮絕

之

案曰隱六年左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

云云杜預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不可撲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九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五

滅莊十四年所引同據此則經有惡之易也句僞孔因尙書

無也字遂刪之禮記引太甲無越厥命以自覆也又引天作孽有也字然孟子引天作孽云云即無也字其伏生二十八篇梅氏二十五篇則皆無之攷左傳前段以

陳桓公長惡不悛欲救不能後段以蔡哀侯繩息媯語楚子

楚滅息取息媯後欲悅息媯遂伐蔡各引書證之皆言惡之

易長則此四字不可刪且經本言惡易長非指浮言易動今

刪去四字遂以此節專承浮言說又以不可撲滅改作尙可

撲滅正相違反恐當從左傳及杜預注爲是僞孔之刪削及

傳義皆非也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馬曰靖安也釋文三矣○王天與尙書集傳十四卷上○案曰此條中釋文原本注疏無天與官元大德間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時釋文未入注疏從本采入又曰日本山井鼎作傳曰我刑
七經孟子攷文物觀等又作補遺此係在補脫門傳曰我刑
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疏曰靖謀釋詁
文

案曰馬云云者周頌昊天有成命肆其靖之箋以靖爲和安
則靖有安義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釋文曰遲直疑反徐持
夷反任而今反○案曰
遲字陸徐異音小雅四牡優遲離詩作郁夷匡謬正俗亦云書
遲任音夷亦音遲古通也下二句洪适隸釋載蔡邕石經上書
人雖舊無求字下舊上求作救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
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案救當作殺卽古文求說文引
虞書旁殺係
功卽劬求也

鄭曰遲任古之賢史尚書疏○林之奇
尚書全解十八卷馬曰遲任古老成人

尚書疏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去

案曰鄭云云者馬云古老成人本大雅蕩篇但論語孔子引
周任之言馬云古之良史遲任與周任相類彼既良史此不
應異故以爲古之賢史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傳曰古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我豈敢動用非常之

罰脅汝

世遐爾勞予不掩爾善

釋文曰遐息轉反又
蘇管反掩本又作弁

傳曰遐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

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釋文曰
與音預

鄭曰大亨謂烝嘗也周禮三十卷
夏官司動疏傳曰古者天子錄功臣配

食于廟大亨烝嘗也以不掩汝善疏曰周禮大宗伯祭祀

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六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禘則禘禘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禘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祠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諱之是也嘗是烝之類故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爲禘禘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禘于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尙及功臣則禘禘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功臣配食惟禘禘乃祭時

皇清經解

卷四夏九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七

祭不及之也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尙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禘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牲禘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旣爲禘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禘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禘周則春日禘夏日禘三季一禘在秋五季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季再殷祭禮緯云三季一禘五季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案曰鄭云云者夏官司勳鄭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于之是也賈公彥疏曰引盤庚告其卿大夫者盤庚欲遷亳殷臣民有不肯者故告之云我不掩爾善所以者何茲予大享先王之時爾祖從先王在享祭之中况爾見在不掩可知何不從我遷乎彼書注以大享爲烝嘗此舉冬祭物成者眾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于烝時祭功臣成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據此則鄭以商祭功臣于烝嘗與孔信同且周制亦與商同賈疏云或殷周禮異者乃衍說耳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鄭注謂是夏殷之祭名祭統亦有此文經注並與此畧同其郊特牲云春禘秋嘗鄭亦以爲夏殷禮禘爲禴字之誤從王制爲正至祭義亦云春禘秋嘗則鄭直釋爲夏殷禮并不破禘字蓋郊特牲已備故此不注近日惠氏士奇云禘者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春夏皆得行焉考祭統云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

皇清經解

卷四皇令九

文

王光祿尚書後案

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惠說本此以彌縫鄭注尤爲精密當從之趙匡謂王制祭統約禘嘗烝鄭云夏殷禮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合差成王追念云云與上所言時祭禘嘗之文隔越不屬文義迥不相蒙何得據此以駁鄭况禘嘗上文俱連論祭事有云古者不使別人守門蓋周禮壘者守門故以古者爲夏殷而其下又云古者云記曰明祭統所稱古者多指夏殷鄭學精密如此奈何趙匡于上下文俱不細檢而妄據三制又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是虞之時祭與夏殷同名鄭于王制注及周禮春官大宗伯注禮緯注并作禘禘志駁許慎五經異義又以爲王制所記乃殷以前之制至周公制禮改春爲祠夏爲禴禴卽禘以禘專爲殷祭不爲時祭之名蓋因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云云曰尊彝亦有春祠夏禴云云又詩小雅天保禴祠烝

嘗于公先王及毛氏詩文推測知之殷盛也盛祭即大祭也
爾雅禘大祭凡祭之大于餘祭者皆得爲禘故冬至祭昊天

上帝于圜丘夏正祭感生帝于南郊祭法有虞氏夏后氏禘
黃帝殷人周人禘舉此

禘謂圜丘大傳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此禘謂南郊及宗廟五季一祭皆爲禘公羊傳

五季再殷祭謂五季之中一禘一禘禘之言諦審諦昭穆徧

祭之禘之言合先君之主于太祖之廟而祭之皆有盛大

之義皆殷祭也夏殷天子諸侯三季喪畢爲禘祭後因以爲

常三季一禘五季一禘周制以魯禮推之亦三季喪畢爲禘

祭明季爲禘祭後因以爲常亦三季一禘五季一禘所謂五

季再殷祭者如此謂再殷祭皆在此五季中耳其實前禘距

後禘前禘距後禘皆已六年矣夏殷之制與周異者天子當

皇清經解 卷四 夏禮

王光祿尙書後案

九

禘之歲春惟一禘而不禘夏秋冬皆有禘又有時祭禘在先

時祭在後所謂天子植禘禘禘禘禘是也諸侯當禘之

歲春亦惟一禘而不禘夏當行時祭一禘之時植行一禘而

不時祭以異于天子惟秋冬時祭與禘得並舉然亦時祭在

先禘祭在後以異于天子所謂諸侯植禘一植一禘嘗禘

烝禘是也天子惟禘歲廢一時祭諸侯歲朝則平常已每歲

廢一時祭至禘歲夏禘又廢凡廢二時祭云若周則當禘之

歲也行于孟秋當禘之歲也行于孟夏餘三時皆不行天子

諸侯皆然但天子禘禘時祭並舉諸侯行禘禘則廢時祭惟

禮同天子魯
頌秋而載嘗此周制與夏殷異也因周禘但行于秋故時祭

名嘗禘祭又名大嘗則祭統所云內祭大嘗禘是鄭言三代

時祭禘祫之制如此

六二年公季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說甚精但孔安國論語注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據

此似禘與祫無別矣考鄭禘祫志說禘云太王季以下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王若穆之

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

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親盡之祖無穆主也蓋祫為合聚昭穆禘為審審昭穆合

傳說祫深得合聚之義而鄭說禘深得審審之義與孔安國禘祫皆序昭穆合祫則于太祖廟列羣廟之主禘則于文武

廟各迎昭穆之主故云祫大禘小而賈逵劉歆云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說雖異而意則同也鄭說必有所本古書亡

紛者多後儒不能信古憑臆攻難自陸淳趙匡以下妄說紛足辨

不以禘祫為有功臣正義謂悉嘗有功正禘祫可知因舉近代之制以為說者非是且功臣配所事

皇清經解卷四皇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之君所事之君廟毀時祭不祭毀廟功臣亦當止此近代與三代所同但三代時所事之君廟毀則功臣便永遠停罷故

矣而三代豈有此乎說者謂詩序長或大禘也而詩中及

阿衡以此為禘有功臣之証然毛傳鄭箋但言詩序成湯之

功而及伊尹然不以為配享則此說固不足據矣况長發之

禘鄭以為祭天言郊尤與享先王無涉也何休文二年公羊

傳注亦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以上二說以禘有

功臣祫無功臣與正義差別然祫祭兼毀廟未毀廟之主所

祭既多固不便更及功臣禘雖穆主于文廟昭主于武廟所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只非德

豈嘗為是

傳曰善曰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釋文曰射

鄭曰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尚書疏傳曰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

中所志乃善

案曰鄭云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者禮記言射內志正定八季左傳顏息射人中眉退曰吾志其目也是射有志也屬矢之屬竹戍反與注同昭二十一季左傳杜解云注傳矢是也

皇清經解 卷四皇允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釋文曰侮亡甫反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尚書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

老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案曰鄭以老弱為輕忽者攷唐石經老在侮上蔡邕石經殘字云女母翁侮成人母流載洪适隸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流字下闕固不可解翁侮義亦未詳然侮與成連文則知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侮老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確甚偏孔非也

各長于厥居地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狀釋文曰長竹丈反

傳曰敝臣下各思長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外只德彰厥善

傳曰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外道德以

明之仗勸慕競為善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釋文曰臧徐子郎反佚音逸

傳曰有善則眾臣之功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己之義

案曰此一節國語周語內史過對襄王引之韋昭注云臧善

也國俗之善則婦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臯也國俗之

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義與傳略同佚彼作逸釋言

郭注引同恐作佚者非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享齊乃位度乃口罰

及爾身弗可悔釋文曰度徐如字亦作渡○案曰恭蔡邕石經作共乃口作爾口見洪氏穀釋釋文度作渡者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九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無理必誤也

傳曰致我誠告汝眾奉其職事正齊其法以法度居汝口勿

浮言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鄭曰作渡河之具尚書疏王曰為此思兩渡河之事尚書疏

案曰鄭王云渡河者耿在河北殷在河南盤庚自耿遷殷故

云渡河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釋文曰話胡快反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

馬曰話告也言也單誠也釋文○王天與尚書傳十四卷中傳曰話善言民

不循教誨善言大誥曰誠于眾

案曰馬云話告也言也者大雅抑云告之話言釋詁云話言也是也孫炎注釋詁云話善人之言也大雅板及抑毛傳皆以話爲善言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話合會善言也籀文作譚从會是話本善言而兼合會之義也馬又以亶作單訓爲誠者小雅常棣亶其然乎毛訓亶爲信天保俾爾單厘毛亦訓單爲信同訓則得通大雅桑柔逢天俾怒釋文云僊本亦作亶僊卽單字而亦作亶則亶單同又毛訓僊爲厚周頌昊天有成命單厥心毛鄭亦以單爲厚釋詁亶誠也又亶厚也亶有二訓單既與亶同訓厚則亦得與亶同訓誠也

咸造勿褻在王庭

釋文曰造士報反馬在早反褻息列反

馬曰造爲也

釋文

傳曰造至也眾皆至王庭無褻慢

皇清經解

卷四雷零九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案曰馬云造爲也者釋詁文馬讀造爲史記屈原傳造爲憲令之造也孔訓至則讀如王制國之俊選皆造焉之造故釋文孔馬異讀但馬旣以造爲爲則不知所造何物其下不當繼以勿褻云云恐係僞孔妄改然不可攷矣馬本卽杜林賈逵等所傳之古文其本旣亾注又殘闕則其義不可得詳也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厥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從民之承侯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釋文曰鮮息淺反○案曰感蔡邕石經作

高載洪适隸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

與憂行君今浮行也少以不行于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德作視民利用遷汝爲弗念我古后之

聞

鄭曰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上贊疏傳曰我殷家于天降

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徙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古后

之聞謂遷事

案曰鄭云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者鄭注序云商家自徙此而更號為殷故也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

汝故以丕從厥志釋文曰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此志反徐扶志反龜羊戊反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徒惟與汝共喜安

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于殃罰我順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大從其志而徙之

皇清經解 卷四書零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詩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因乃咸大不宜

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釋文曰忱市林反○案曰蔡邕石經汝遷作爾遷厥邦作厥國汝不上有

今字見隸釋

傳曰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釋文曰鞠居六反臭徐天雋反載如字又在代

反

傳曰鞠窮也言汝不忠自取窮苦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不

渡臭敗其所載物疏曰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

如蘭謂香氣為臭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于外謂穢氣

也

案曰傳以鞠為窮者詩大雅篤公劉芮鞠之即傳以鞠為

究小雅節南山以究工訓傳以究爲窮轉相訓則鞫亦窮鞫鞫同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釋文曰屬音燭沈直林反瘳勅留反○案曰蒙

豎曰經稽作迪怒作怨誕作永

說隸釋誕作永又見東觀餘論

文

馬曰屬獨也釋文曰汝忠誠不屬逮古不欲徒相與沈溺不

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汝不謀長久之計思不徒之災是大勸憂之道無後計何得久生在上

案曰馬云云者釋山云屬者暉獨者蜀此反以屬爲獨疑獨

上脫不字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釋文曰穢于廢反倚于綺

皇清經解

卷四零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五

反徐于寄反迂音于

傳曰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汝不不欲徒又爲他人

所誤倚曲迂僻

子迂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釋文曰迂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

傳曰迂迎也言我徒欲迎績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

畜養汝眾耳疏曰迂迎釋詁文

案曰傳云迂迎也者小顏匡繆正俗引盤庚云子御績乃命

于天詩鵲巢云百爾御之訓解皆爲迎列子云鄭氏遇駭鹿

御而擊之注御音訝迎也此經與牧誓弗迂克奔皆作御今

本乃衛包所定孔氏出于晉代故尚存古訓也

予念我先王后之勞爾生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釋文曰勞力報反又如字

○案曰不菜邕石經作不古不丕通也載隸釋

傳曰言我才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案曰蔡邕石經崇作知載

詩釋

傳曰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于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于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疏曰崇重釋詁文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王曰生生進進進同心願樂之意尙書疏傳曰不進進謀同

心徙

案曰王以生生爲進進者說文卷六下生部云生進也是也

皇清經解卷四零九王光祿尙書後案

美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傳曰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曰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傳曰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案曰國語云實有爽德賈逵注云爽貳也氓詩云女也不爽

毛傳云爽差也洛誥亦云雖事其爽悔爽德差貳之德也言

汝不與我同心是有爽貳之德先后在天將自上降罰于汝

傳言湯有明德非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傳曰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百姓汝有戕則在乃心釋文曰戕在良反又士良反
○案曰蔡邕石經戕作近載

隸釋又見
東觀餘論

傳曰戕戕也汝其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
之行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夙釋文曰斷丁緩反

傳曰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

汝命不救汝夙

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傳曰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父祖不念盡忠但念

貝玉而已言其貪疏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

炎曰亂治之理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用錢

然漢書食貨志有其事玉是物之貴者責其貪財舉二物言

皇清經解 卷四鼻元 王光祿尚書後案

毛

之

案曰貝說文艸部云其置也从艸从貝首其置此貝于六書

為會意也古者以貝玉為貨幣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

后氏以元貝周書王會云若人元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

蠻元貝班貽貝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蜺黃白文餘泉文小

雅巷伯疏引舍人注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蜺貝甲黃為質

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毛詩疏云貝

龜鼈之屬其文黃質白文白質黃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

點為文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六七寸九真交趾以為杯盤

寶物說文具部云海介蟲也居陸名蝮在水名蝮又周禮小

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

黼管之國畜篇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
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爲其涂之遠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
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地數揆度二篇
亦云然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
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
銅錢識曰六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
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則自秦以下貝玉始不爲幣自此以上
皆以爲幣蓋三代同之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

弗祥釋文曰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案曰唐石經作與降丕永載隸釋

脫也崇降弗祥蔡邕石經作與降丕永載隸釋

皇清經解卷四臯九王光祿尚書後案

天

傳曰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于我

子孫求討不忠之罪開道湯大重下不吾以罰汝陳忠孝之

義以督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釋文曰易以政反○案曰嗚呼蔡邕石經作於戲載隸釋易从鄭當讀如字

鄭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尚書王曰告汝以命

之不易爲難尚書傳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案曰鄭以不易爲不變易者時盤庚欲遷恐眾臣阻撓故以

不變要之王云命之不易則于此時情事不切僞孔從之非

也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釋文曰

反又如字分扶問反又如字○案曰蔡邕石經分猷作比猶設作翕載隸釋又見東觀餘論

傳曰長以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

乃有不言不殫

傳曰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釋文曰暫才淡反○案曰恭左傳引作共釋文云音恭

傳曰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于外為宄于內疏口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于下文十八季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意故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成十七季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无

我乃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釋文曰剝魚器反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案曰左傳引此釋文云殄大典反種章勇反又按如傳及杜預說易字不當有以豉反之音

傳曰剝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于此新邑疏曰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

案曰哀十一季左傳子胥諫吳王引盤庚之語曰其有顛越

不其則剝殘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杜預集解曰顛越不

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剝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

生種類正義曰彼文孔安國言殄隊謂受命而隊失之杜言

從橫不承命謂其人性自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以截

鼻為剝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

往哉生生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傳曰自今以往進進工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釋文曰奠田薦反

鄭曰徙土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尚書疏傳曰定六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疏曰鄭意奠厥攸居止謂民居孔言定其所居是官民之居並定之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案曰鄭云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者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周禮地官小司徒云審土地而井牧其田

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云云是也又云次乃正宗廟朝廷之皇清經解卷四零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位者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引召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泃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之此解正厥位意同

也

綏爰有眾

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眾也

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注

案曰鄭以綏為安爰為于者並釋詁又云安隱于其眾也

台隱亦安也莊子應帝王篇云其臥徐徐司馬彪注云徐徐安隱貌是也說文卷七上禾部新附穩字注云安也此俗字不可施于經也

曰無戲忘懋建大命

案曰蔡邕石經作曰女罔台民曷建大命載隸釋台民之義未詳

鄭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

尚書疏

王曰勉立大教

建性命改之五福尚書疏

案曰鄭以懋建為勉立者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懋勉也又卷二下支部云建立朝律也是也又以命為令者釋詁命令同訓告故得轉相訓又說文卷二上口部命从令从口命既從令則可訓今而教亦用口故言教令王注以為性命又妄牽五福皆非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案曰堯典疏曰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腸夏侯等書乃今文鄭所傳乃古文今梅賾所獻孔本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于夏侯等書其妄明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尚書殷庚曰優賢揚歷若依今本則盤庚不見有此文乃知鄭本作憂腎腸者憂本優字夏侯等書以一優字誤分作心腹二字腎腸者當作賢揚皆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人其時梅所獻本已盛行以偽孔為古文故反以鄭本為今文也又案今予之子蔡邕皇清經解卷四皇元王光祿尚書後案

石經作我
載錄釋

鄭曰歷試也謂揚其所歷試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寧傳裴松之注○文選六卷左大冲魏都賦劉淵林注○案曰劉裴二家皆不著鄭名然所傳曰布心據既係鄭本則注義亦必本之鄭氏今定作鄭注腹言輪誠于百官以告志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敷之言薄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歷試也管寧傳陶丘一等之奏左思之賦用優賢揚歷語皆本之此經而前此漢咸陽令唐扶頌已云優賢颺歷載洪适隸釋絳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賢之寵公羊成四季經鄭伯馭卒疏云馭鼓梁作賢說文卷三下馭部云馭古文以為賢字然則優馭即優賢也夏侯等既誤于前二孔附會于後古遂微

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子一人

釋文曰此毗志
反讒仕成反

傳曰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勿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釋文曰降

工心反○案曰蔡邕
石經嘉作綴載隸釋

傳曰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疏曰先王至此五邦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

案曰云古我先王者正指湯也適于山者往于亳也契文帝嘗實始居亳其後屢遷而不定成湯欲之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者帝嚳也立政云三亳鄭彼注云東成皋南轅轅鹵降谷然則亳地依山故此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伏山高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也盤庚復湯舊都避耿之圯而適亳殷山險之地故舉湯事以詰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王適于山泛指立遷其說非是成皋者漢志河南郡有成皋縣即虎牢也轅轅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轅轅降谷者不知所在當亦在河南或謂即今永寧縣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傳曰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

案曰蕩析離居正指祖乙圯耿之事三代時河患見于經傳

者絕少觀經所言惟是為甚然爾時諸臣方以從遷為苦蓋止于瀕河後溢之患不若後世漂潰田廬千里一壑之甚也爾謂朕每震動萬民以遷

案曰蔡邕石經爾上有今字見隸釋隸釋又以謂作惠震作祇亦見東觀

餘論

傳曰言皆不明己本心

案曰堯典震鷩朕師史記作振驚是震與振同而祇與振又每通用舉陶謨曰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禮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故此震字石經作祇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傳曰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于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

皇清經解卷四皇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釋文曰弔音的或如

字賁扶云反

傳曰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于眾至用其善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疏曰弔至靈善宏賁皆大釋詁文煥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

案曰詩小雅天保神之弔矣又節南山不弔昊天毛鄭皆云至而鄭于節南山又云至猶善也則傳云至用其善者是也說文彘部云彘至也多歷反今通用弔又省作弔方言云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墳賁通故賁大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子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釋文曰長竹丈反相息亮反○案曰蔡邕石經隱作葉懋作勗見隸釋

傳曰國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眾民疏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東國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牧也師訓爲眾眾長眾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總勅眾臣故二伯以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尙也反覆相訓故尙爲庶幾隱括以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簡大釋詁文又云相

皇清經解

卷四書九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

案曰傳云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者傳意以此邦伯爲兼二伯及州牧二項諸侯在內言之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虞夏四人曰四嶽殷周二人曰二伯州牧者每州諸侯之長肇十二州則十二牧九州則九牧二伯不可通稱牧九牧得通稱伯也鄭云殷州長曰伯者據王制州有伯爲說殷制而云然鄭非不知散文牧可通稱伯也疏謂鄭約言之而孔意不然者傳以隱爲隱括者後漢卷十六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伏生尙書大傳畧說云子贛曰隱括之旁多枉木則隱括是矯枉爲直之器政所以正不正故借隱括言政隱說文作隳今作隱古字通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釋文曰好呼報反

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尹則次序而敬之

尚書疏

王傳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于善者人之

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疏曰釋詁云肩勝也

合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鞠訓

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

案曰鄭云鞠養也者毛詩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傳義也釋

詁疏引方言云鞠養也陳楚韓鄭之間曰鞠是也與中篇自

鞠自苦之鞠不同傳訓窮非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釋文曰告故報反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九

王光祿前書後案

三

傳曰已進告汝之後順于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

敬無總貨實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用布示民必以德

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案曰伏生大傳引盤庚曰湯任文言卑應言見王應麟困學

紀聞今盤庚無此文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

學海堂

尙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 著

商書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

釋文曰彤音融○案曰說文卷八下舟部云彤船行之義當从舟卅林切而祭名則見尙書爾雅及何休公羊宣八年注當从因讀若融二字判然不同文字當主說文說文無彤字則各經彤字皆後人改以不信用疑當作融若玉篇竟合兩字爲一直以一字有兩音兩義則已謬甚恐是孫強妄改非顧野王元本矣鄭康成絲衣詩箋作融不作彤今本注疏亦爲俗

文選張平子思玄賦長洄洄以彤彤衡自和貌牛善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而云融與彤古字通又後漢書六十上馬融傳豐彤對詩洪适隸釋卷二畿阮君神祠碑陰郡吏名有馬彤仲選則彤乃漢俗字非魏晉人造也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一十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一

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疏曰釋天云繹又祭也

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彤者相尋不絕

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

曰繹者祭之且日享賁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釋天又

云夏日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于義

非所須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饋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

注詩臯鷺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禘禘與四時

之祭明日亦皆爲彤祭不知此彤何祭之彤也

案曰高宗武丁也序以爲高宗祭成湯有雉異而祖已訓王

伏生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

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

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季
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
之疾也此說與序同然以二說及經文考之雖書當作于高
宗之世要亦未有明文也史記殷本紀則謂祖己既訓武丁
以雉雉宜修政其後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
祥雉爲德立二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據此則是訓
王雖在武丁時作書實在祖庚時高宗乃係廟號書若作于
武丁時宜稱王不宜稱高宗史記之說不爲無理然其與序
合否未詳以備一解可也又按鳧鷖五章毛以爲皆宗廟鄭
箋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
稷山川卒章祭七祀是凡祭皆有彤也其首章箋云祭祀既
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正義曰釋祭之禮郊特牲注云祔
當廟門之外鹵室釋又于其堂詩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
尸非祭時也據正義又以爲釋祭之禮天子諸侯于祭之明
日大夫謂之賓尸卽于祭之日儀禮有司徹是也此惟宗廟
爲然其餘諸祭則天子諸侯大夫皆同日耳今此經有豐昵
之言知爲宗廟之彤也

越有雉雉

釋文曰雉
工豆反

傳曰雉鳴于彤日有雉異疏曰詩云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說
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

案曰傳云雉鳴者顏之推家訓卷上文章篇云詩云有鷩雉
鳴又云雉鳴求其牡毛傳曰鷩雉雌聲又云雉之朝雉尙求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一十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二

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鳴以朝雉是則混襍去雄雌矣然則雉乃雄雉鳴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釋文曰己音紀○案曰漢書五行志及孔光傳外戚孝成許皇后傳又後

漢書律曆志皆引此文格皆作假

鄭曰祖己謂其黨尚書疏○王天與曰祖己言于王疏○

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六卷傳曰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疏

曰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云王云云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說是也作疏者明知鄭美每為傳壓此句無傳故仍申鄭義也傳以格王為至道之王者說文卷三下

又部云段借也闕古雅切又卷八上人部云假非真也从人

皇清經解卷四百十一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段聲古疋切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頷切又卷六上

木部云格木長兒从木各聲古百切自後世段字廢而不用段借之段非真之假皆作假而至也之解則專屬之格字尚

書二十八篇格字十九見而無假字除說文引虞書外益稷格則承之庸之又祖考來格此經格王鹵伯截黎格人大誥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召誥天廼格保洛誥王賓殺禋咸格多士則惟帝降格君奭格于皇天又格于上帝又天壽平格

多方惟帝降格于夏呂刑罔有降格又庶有格命傷孔皆訓至君奭矧曰其有能格無訓亦當為至舜典格汝舜訓來湯

誓格爾眾庶盤庚上格汝眾無訓亦當為來來與至義亦通也據說文及史記漢書等所引推之則凡格皆當作假今本

疑皆僞孔所改其他經若商頌烈祖篇假無言鄭云至如此之類則尙存古字然古字音相類者輒得通用假格音既相近則通用亦可且格至見爾雅卷一釋詁格來見卷二釋言未必皆是郭璞所改詩大雅抑篇神之格思毛云至禮記大學篇格物鄭云來亦未必皆後人妄改釋詁又以假格同訓爲陞則亦可同訓爲至方言云假格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俗郭璞注云俗古格字是也况詳尙功鐘鼎款識卷九趯鼎銘云惟王來格于成周季鎬卷十伯姬鼎銘云王格大室卷十四戩敦銘云王格于大室又邠敦云王格于宣榭敦敦云王在周在師保父宮格大室敦敦云王格于成周據此則古固有以格爲至者又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格君心之非何晏趙岐以爲正倉頡篇以格爲量度學記扞格而不勝鄭以格爲知凍洛之洛爾雅卷三釋訓以格爲舉格字之義其多如此說文每字之下義多不備何必木長兒一訓遂足盡格字之義而必不可作來至解乎然則尙書格字卽從僞孔而不從說文作假亦未爲甚謬也孔光曰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家起事有不正也天右王者故譴告之欲其改要是說此經至道之王所以必正其事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傳曰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

案曰傳以監爲視典爲常並釋詁文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一

王光祿尙書後案

四

降季有承有不承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釋文曰：甲竹。仲反。又如字。

鄭曰：季命者，蠢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

尚書疏。

傳曰：言

天之下，季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疏曰：鄭云云，愒，貪也。五福壽為首，六極短折為先是，季命最人所貪也。

案曰：鄭云云，若疏解愒為貪，釋言文，郭璞注云：謂貪美是也。

傳云：民不修義，以致絕命者，據釋文中音竹，仲反，則傳意以中為與中與之中，同當為去聲，不可讀平聲。史記載此文，則云：非天，天民中絕其命，則為中道之中，義與傳異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釋文曰：台音怡。

傳曰：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一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五

承有不承，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案曰：孔光傳所引及蔡邕石經字作付，史記作附，與付通也。

說文卷八，上人部，付字注云：与也。从寸，持物對人，寸，手也。于

六書為指事，方遇切。孔光既引此文而釋之，云：言正德以順

天也。民不順德，天既付命，罰之人，宜正德以順天，文義甚明。

偽孔改付為孚，訓為信，其意以正德為天之德，乃曲說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

釋文曰：豐，芳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

遠昵，昵近也。又乃禮反。○案曰：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攷

晉姜鼎云：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宜和博古圖。呂大臨攷古圖，許尚功鐘鼎款識，王休廬堂集古錄，皆載此鼎銘。皆釋

司為嗣，見古文嗣字省作司。此經司字，卽史記嗣字。釋詁允，嗣同。訓則此司字與允同義。傳以司為主，與下允嗣作異，解非也。

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

釋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陳棟書傳纂疏三卷

王曰

高宗豐于禰故有雒雒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尚書疏○王應麟玉海八

十八卷傳曰允嗣昵近也嘆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

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于近廟欲
王因異淑罪改修之疏曰釋詁云允嗣繼也俱訓爲繼是允
爲嗣也釋詁云卽尼也孫炎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
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

案曰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者說文卷一上示部禰字在新

附注云親廟也一云古文禰也然則此字許慎所不取毛詩

泉水云飲餞于禰釋文云韓詩禰作坭坭字亦說文土部所
不收不可信毛傳訓禰爲地名鄭箋以爲衛女所嫁國適衛
所經之道並不以爲廟而鄭注士虞禮記引飲餞于禰以證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一十

王光祿尚書後案

六

餞尸于寢門外之事亦不以禰爲廟釋文于儀禮引劉昌宗

本作泥然則鄭于毛詩亦必作泥不用禰字鄭固與說文合

矣但漢有禰衡禰是其姓必有所從來則此字似不得爲俗
字今馬王注以昵有近義釋爲考謂爲禰廟則馬王亦謂有

此禰字蓋昵禰音相似故爲此訓也張參五經文字自序云
許叔重收集古文籀篆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呂忱又集說

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古今得六書之
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禰禰之類說文漏畧今得
之于字林據此則知禰字馬融用之字林有之于經雖不可

用于注出之則無害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終

靈川與八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一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商書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

釋文曰伯亦作栢戡音堪說文作戡云殺也以此

曰黎史記殷本紀又作飢徐廣曰飢一作阨又作者說文引書又作邕玉篇同或音詞通用或增減偏傍木一字也

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

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

南召南諸疏○又十六之三卷王曰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

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

伐而勝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傳曰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一十一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一

黨東北疏曰西伯鄭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

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

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說黎

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

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

案曰鄭云西伯周文王也者孟子伯夷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是西伯為周文王也時國于岐云

云者說文六卷下邑部邾字注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

陽中水鄉別出岐字注云邾或从山囙岐山以名之也又詩

周頌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鄭箋以高山

爲岐山是文王國于岐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高帝元年屬隴國漢之隴國卽三代之隴州故國于岐爲雍州伯也伯

之義鄭王不同者攷天下諸侯之長唐虞置四人爲四岳夏

殷周置二人爲二伯每州諸侯之長謂之州牧亦稱州伯詳見

堯此西伯鄭必以爲州伯非二伯者大雅旱麓篇瑟彼玉瓚

毛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毛意以爲二伯卽大宗

伯九命作伯康成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是康成

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受此賜則康成意卽以爲

此經之西伯是州伯之伯卽大宗伯所謂八命作牧者是疏

于毛則引孔叢子思述于夏之言謂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

伯文王因之于鄭則引此經并注以證又引楚辭天問云伯

皇清經解卷四百十一 王光祿尙書後家

昌號哀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云云王肅每事欲

與鄭異故于此經從毛以爲二伯又私造孔叢之書以實其

說然毛傳固不及鄭箋之確天問及王注可爲文王作州伯

之切據也又伏生大傳謂伐耆之後紂始囚文王于羑里散

宜生閔天南宮适取美馬怪獸美女獻紂始赦文王是時文

王猶未甚強虛知其僅爲當州之牧亦爲二伯王肅注非是

疏又申謂孔意謂與王同皆非也史記以囚羑里在鄭又

云南兼梁荆者逸周書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

大荒存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雖爲雍州

伯實兼牧三州也知三州是兼梁荆考詩序言文王之化行

乎江漢汝墳是文王兼牧荆州矣梁在荆西雍南兼之可知

云國在西故曰西伯者以稱西伯嫌遠東西二伯之伯故辨之也。戡說六十二卷下作戡注云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公黎口含切別出戡字注云刺也从戈甚聲竹甚口含二切伏生大傳亦作戡則戡字後人改也。黎說文六卷下邑部作鬲江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昫聲商書西伯戡鬲蓋距紂都二千里內故鄭云八紂圻內也。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通典云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卽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于此又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三說則唐宋潞州之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但其故墟則實在黎亭故

皇清經解

卷四巨十一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王存九域志云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以今輿地言之黎亭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縣爲府治而孔傳及說文並云黎在上黨東北者蓋其時郡治長子今之府治非漢之郡治也西伯所戡之黎不知爲何氏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杜預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卽戡黎之黎若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其後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邶風式微序云黎侯寓于衛水經黎陽縣注云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黎陽爲漢魏郡屬縣宋屬衛州後改屬濬州有黎陽山卽世俗誤指爲大伾者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西南三里此則堯後之黎非戡黎之黎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傳曰文王率諸侯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
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案曰格人史記作假人疑古格假可通用說已詳高宗彤日故王充論衡卷二十四

卜列篇引作假爾疑爾本傳亦與人相似致誤耳又徐廣曰元一作

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史記殷本紀集解傳曰至人以人事觀

殷大龜以神靈攷之皆無知吉者

案曰馬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者白虎通卷下蒼龜篇引

禮三正記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

寸毛詩泮水元龜象齒傳亦云元龜尺二寸史記龜策列傳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云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

輪太卜官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

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是

也論衡有云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撲著輒得逆數紂至

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繇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

龜罔敢知吉卽此事也七十卜今不可攷矣

非先王不卬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釋文曰相息亮反

傳曰相助也案曰从裴駟所引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案曰史記虞字下有知字翫僞孔傳文似

僞孔本亦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徼很明

德不修教法

史記殷本紀集解

傳曰以紂自絕故天棄之宗廟不有

安食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

案曰鄭云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云云者鄭意以不有康

食以下三句皆祖伊歷數紂罪惡之詞則故天棄我宜上屬

白絕爲絕言王自絕故天棄絕之我者我王也傳以下屬不

有康食爲解其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釋文曰摯

音至本又作藝

傳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

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

案曰罔弗欲喪者論衡執增篇尙書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

皇清經解

卷四百十一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五

不欲喪言欲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臣民蒙恩者

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是也大命不摯史記作大命胡

不至翫僞孔傳云何以不至是僞孔本亦有胡字唐石經命

下旁增胡字是初時誤脫後攷得其實而增者不知今本何

以又脫也胡爲何者見詩邶風日月毛傳摯爲至者說文十

二下女部摯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摯釋文亦云又

作藝今作摯疑僞孔改但說文旣引周書爲證而其下又云

讀若摯同詩關雎毛傳云鳥摯而有別鄭箋云摯之言至又

釋詁摯臻也郎璞云摯臻皆至然則摯與藝皆爲至作摯亦

可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傳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

功不無參于爾邦

釋文曰參七南反○案曰說文卷二下糸部云返還也且引商書祖甲返以證今商書無此文疑所引卽此句伊彼誤

作甲而返六反則字通也

馬曰參字累在上釋文曰反報紂也言汝罪惡眾多參列于

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于殷國必將滅亡

案曰馬云參字累在上者累字乃俗書不成字說文作𠂔在卷十三上糸部注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晶聲力追

切疑馬實作𠂔釋文引之變从俗作累耳參字在卷七上晶

部注云商星也从晶參聲所今切又參字注云𠂔或省其義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王光祿尙書後案

六

似皆與𠂔無涉而馬云云者蓋參星名而其象三星相連故

易繫辭傳參伍以變說卦傳參天兩地參皆讀三天下數極

于三參字从晶从參。其上皆有𠂔綴之形故傳云參列而馬

以爲𠂔在上也南有嘉魚詩云甘瓠𠂔之毛傳云𠂔蔓也紂

居高位而其惡𠂔綴蔓衍故云多參在上也今隸書參字之

上改从彡變二圓形爲三銳形果爾則當在卷十四下之彡

部不當在晶部而馬亦直當言彡在上不當言𠂔在上矣非

馬與說文違乃隸書誤也唐元度九經字樣日部云𠂔參音

森商見也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字从彡彡音

累唐氏變二圓爲三方然尙知二字不同則未爲大謬也再

攷卽忠恕汗簡卷之一亦有參字且注云日岑切見尙書

觀此則知西伯戡黎中參字古文尙書本从參不从參也乃
玉篇卷下參部第三百五十六云參力捶切累甞爲牆壁也
尙書以爲參字七貪切此已誤會又云參千含切相參也分
也卽三也又所今切星名亦作參此則直以从三銳形者與
參三日者合爲一字其誤甚矣玉篇經孫強改壞非顧野王
之舊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一終

皇清經解

卷四百二十一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七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二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著

商書

微子

微子若曰分師少師

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

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微與箕俱在圻內

箕子比干紂之請父

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

傳疏○皇侃論語義疏九卷○邢昺論語疏十八卷○孫爽孟子疏卷二下王曰微國名子爵入

為王卿士

尚書疏○邢昺傳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一十二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一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疏曰鄭以微箕在圻內

孔雖不然箕亦當在圻內王云入為卿士蓋以微為圻外故

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書傳不見箕子

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也

案曰鄭云微子與紂同母云云者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

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是為帝辛天下

為之紂世家云微子帝乙首子紂之庶兄論語微子篇馬注

亦但云紂庶兄不云同母呂覽仲冬紀則云紂之母生微子

啓與仲衍詩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

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

為後此鄭所本鄭注此條見梁皇侃論語疏皇疏久亡日本根伯修與神君

彙俱遊下毛足利學得其藏本刻之平安服元喬序據彼稱為元尚書注詩大明疏

引鄭書序注與此義同而文則異故所存也鄭又云父師者三公也云云者東晉晚出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篇鄭所不見而此注與之合者地官序官有師氏保氏秩中大夫下大夫鄭注云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望賢兼此官也彼疏云書敘是君奭敘云聖賢兼此官者召公周公爲三公分陝以周公聖下兼此師氏召公賢下兼此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本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乃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七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二

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改稱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始終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直至周禮方以三公兼師保賈此疏甚明三公兼師保是初制成王作周官卽爲三公直名師保其後周公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無其人則闕但有師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雖無周官篇而逸文或別有傳于人間者趙商得接爲問魏晉人采取成篇故與鄭美合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考大師太傅太保卽三

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卽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
足據此則三公兼師保而不特設虞夏商周皆然惟成王周
官改易古制特立三公直名師保至周禮旋即復故也鄭以
少師爲太師之佐乃不言三孤而必言孤卿者三公又兼六
卿一公兼二卿若小宰佐太宰小司徒佐大司徒小宗伯佐
大宗伯小司馬佐大司馬小司空佐大司空此內擇賢者以一人兼二職是爲三孤孤卑于公直與六
卿並列爲九故名孤卿也攷工記云九室九卿朝焉彼注云
六卿三孤爲九卿彼疏云昏義以夏之九卿謂三孤與六卿
爲九此云九卿亦謂周之三孤六卿爲九卿又云九分其國
九卿治之彼注云分國之職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之屬彼疏云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正職六卿治之其
餘非正職者分爲三分三公治之三孤佐三公是也鄭又云
三公箕子爲之者五行志劉歆以爲殷箕子在父師位是也
又云孤卿比干爲之者論語孟子每以箕子比干並稱太師
旣是箕子知少師是比干也鄭又以微箕二國俱在圻內者
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
十里有箕城爲微子箕子所封地按載黎之黎在潞安府
長治縣鄭以爲圻內潞城榆社與長治相連故亦圻內紂都
朝歌之衛輝府淇縣黎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
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于河北地形西北
羸東南縮未必截然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爲

圻外非也又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云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彼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之義也鄭又云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論語微子篇馬注同明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李鼎祚引虞翻注云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服虔杜預以箕子紂庶兄因微子牽合致誤也尚書左傳疏引鄭尚書注皆云箕子紂諸父而不言比干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唐李翰比干碑亦云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孟子告子篇云以紂爲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比干爲紂諸父甚明鄭必連比干言之但引者不全耳故以意增也

皇清經解

卷四百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四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傳曰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疏曰鄭元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

案曰傳云云者說文訓或爲邦重文作域則或卽域字韓詩商頌奄有九域毛詩作奄有九有則域有同故或爲有史記亦云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亂治釋詁文政之言正常訓也我祖底遂諫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釋文曰沈徐直金反

酏况
其反

馬曰我祖湯也下世也

史記二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言湯致遂

其功陳列于上世我紂沈湎酏當敗亂湯德于後世疏曰說文云酏當也酏當一物謂醉而發怒

案曰馬云云者禮祖有功商頌屢稱祖毛鄭皆以爲湯他如太甲稱六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無稱祖者故知我祖謂湯湯爲上世故下爲下世也沈酗于酒史記作沈湎于酒酒字義見酒誥當从之皇甫謐妄改爲酗傳則云沈湎酗當攷說文十四下酉部酗字注云醜鬻也从酉句聲香遇切鬻字注云酗也从酉夔省聲爲命切而無酗字疏強改說文以資附會皆非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釋文曰好呼報反宄音軌

傳曰草野竊盜又爲姦宄于外內

鄉士師師非度釋文曰度如字

馬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鄉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一王光祿尚書後案

五

事尚書疏作王注○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六卿典士相師效非度疏

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

案曰馬以度爲法度者說文三下又部云度法制也从又庶

省聲是也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

若言屢相攻奪尚書疏○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皆有辜罪無秉

常得中者

案曰鄭云凡猶皆也者史記云皆有罪辜是凡爲皆也又云

爵祿無常得之者則鄭意以獲之言得而已經無得中之義

傳說非也

小民方與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釋文曰讎常周

反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厓五皆反又宜佳反

傳曰鄭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水無涯際無所依就

案曰史記云小民乃並興則此經方興當訓方爲並傳說非也說文云方泮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儀禮鄉射禮云不足鄭注云方猶併也是方之義爲併鄭又注鄉射禮云並併也又注聘禮云今文並皆爲併則並併同字方訓併則亦得訓並也淪喪史記作典喪禮記曲禮下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鄭云典故也此蓋殷時制也典喪則國從之故以涉水無津涯爲喻作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一王光祿尚書後案六淪者非以典字之上册稍似淪故誤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越于也者釋詁粵于也越粵同也

曰父師少師

馬曰重呼告之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前已呼父師少師故云重呼也

我其發出狂釋文曰出尺遂反○案曰狂史記作往裴駟集解引鄭注亦作往

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我念殷心發疾生狂因學紀聞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狂作往故爲此訓也此篇原爲微子欲

去殷訪于箕子比干而作上文言殷之亂已詳此處正當結
出出亡本意以爲下文發問正文晚晉本改爲出狂孔傳以
爲微子自發狂疾非也

吾家耄遜于荒

釋文曰耄字又作旄莫報反

鄭曰耄民亂也

尙書疏

馬曰卿大夫稱家

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

曰在家耄亂故欲遜出于荒野言愁悶疏曰在家思念之深
不堪耄亂故欲遜出于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
寫我憂亦此意

案曰鄭云耄昏亂也者此節鄭本今無疑當旄也知者
老字从毛从人从匕再加毛作耄則不成字說文所無不可
用也此經釋文云又作旄攷說文卷四上眊目少精也从目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七

毛聲虞書耄字从此公報切今此經鄭云昏亂則正當作眊
而作旄者旄在說文卷七上从部本幢也古字通用故耳至
呂刑耄荒釋文云亦作耄此乃耄字之誤說文八卷上老部
耄字注云年九十曰耄从老从蒿省是也曲禮八十九曰
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則陸德明
所見曲禮本作旄要之呂刑曲禮皆當作耄作耄者誤作旄
者通耳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皆以旄爲
耄旄旄可通耄則亦可通眊矣今微子呂刑及僞大禹謨耄期
凡當作眊耄或通旄者皆改爲耄此則僞孔之謬也說文虞
書耄字从此一句必唐人妄增蓋虞書無耄字僞大禹謨許
慎不見也微子自言吾若長困守在室則昏亂相尋故欲爲

遜荒之計庶幾國雖亡而猶可以保。故卿大夫之家乎。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而史記作吾家保于魯。徐廣曰。一云于是家保。正此意。傳及正義乃作愁悶而欲出遊。解如此。閉情與宗社存亡之計何涉。而猶待訪問耶。周易遜象傳云。君子以遠小人。李鼎祚集解載侯果說云。羣小浸盛。君子遜之高。尚林野。所謂吾家。耄遜于荒也。然此乃微子自言欲遜。若指他人語。反寬緩。且耄字從來亦未有作賢人解者。侯說亦非。馬云云者。說詳洪範。

今爾無指告子顛。臍

釋文曰。臍子細反。玉篇。子兮反。切韻。祖稽反。

馬曰。躋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記宋微子世。

曰。言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躋。躋溝壑。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一

王光祿尚書後案

八

家集傳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躋墜如之何其救之。疏

曰。昭十三年傳。小人老而無子。知躋于溝壑矣。故王肅云。躋

躋溝壑也。

案曰。馬云云者。史記作躋。說文卷二下足部云。躋。登也。商書

曰。告子顛。躋觀此注。馬亦作躋。與史記說文同也。晉人作躋

說文卷十四下自部。無此字。張參五經文字卷中自部云。躋

子計反。見商書。此未足據。毛詩鄘風朝躋于西曹。風南山朝

躋。商頌聖敬日躋。毛傳皆訓升。春官。既祫十輝。九曰躋。先鄭

亦訓。以躋為墜。疑猶以亂為治也。微子欲去而恐顛躋于

非義。故欲箕子指而教之。王孔非是。

若之何其

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陳樸書傳纂疏三卷○劉

二吾等書傳會選三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其語助也者古其字作𠄎說文五卷上𠄎部云下基也象形讀若箕鄭以為語助亦取下基也引禮記者檀弓篇文彼注亦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父師若曰王子

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尙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比干不見

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

案曰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者鄭以微子並呼父師少師而告之今答者獨父師箕子而比干無言故解之以其志在

殉國故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九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拂其耆長舊有位

釋文曰拂扶勿反考工口反長竹丈反○案曰天毒降災荒

殷邦史記作天篤下蓄亡殷國平與合薛君碑又以竺為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也

傳曰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者老之長臥仕之賢不用其效

法紂故

案曰傳以拂為違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彼即引此文以證

是也詩小雅南山有臺云遐不黃耆大雅行葦亦云以祈黃耆毛傳云耆

老也孔疏引釋詁云黃髮耆老壽也孫炎曰耆面凍黎色如

浮垢儀禮士冠記鄭注賈疏並同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釋文曰攘如羊反犧許宜

反檢音全○案曰說文犧字注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秦詛楚文曰圭玉義牲然則古犧字止作義

鄭曰犧純毛牲體完具

周禮則古犧字止作義
秋官犬人疏

馬曰因來而取曰攘

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祗

釋文○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自來而取曰

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

牲用相谷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曰攘竊同文則攘

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

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知色

純曰犧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爲言必

是體具知體完曰牲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犧牲牲

既爲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知器實曰用也漢

魏以來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

皇清經解

卷四百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十

也盜而無罪政亂甚也

案曰鄭云犧純毛牲體完具者孔傳同孔亦偶有襲取鄭義

者也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

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

事用龙可也彼承毛之之下而言必用牲物且以牲與龙對

言則是牲爲純毛而此以犧爲純毛牲爲體完具者蓋牲有

純義彼文止言牲以牲兼純毛體完二義此則犧牲對言當

分兩解牲字从全當爲體完則犧爲純毛可知馬云因來而

取曰攘者論語攘羊周生烈曰有因而盜孟子攘鷄趙岐曰

取自來之物是也往盜曰竊者論語賞之不竊皇侃曰竊猶

盜也是也天曰神地曰祗者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之禮是也

降監般民用又讎歛召敵讎不怠釋文曰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晴馬本作調歛力檢反馬

鄭曰歛謂賦歛也釋文曰馬曰調數也歛賦歛也釋文曰傳曰下視般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歛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案曰鄭馬云云者讎歛即重賦也傳既云重賦又添出歛聚怨讎一解殊為歧誤

罪合于一多瘠同詔釋文曰瘠在盜反

傳曰上下有罪皆合于一法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釋文曰臣僕一本無臣字

○案曰說文卷二下是謂退敵也从是貝聲周書曰我與受其過薄通切以敗為退又誤作周書

皇清經解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十一

傳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言欲以死諫紂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釋文曰刻音克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釋文曰我教王子出合于道刻病也

我久知子賢言于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般後者子也今若不出逃難我般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案曰馬云云言也刻侵刻也者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啓帝乙元子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帝乙情賢之故而神器不集

子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也太史爭欲立紂而箕子贊立微

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云適所以侵害于子子若不出必同為紂所誅宗祀絕矣傳解刻字之義雖似與馬意微異大旨

亦合也王充論衡本性篇引此經乃云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又申之云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父師之言而謬以爲微子之言又以刻作孩以王子爲紂以不出爲性惡不出衆庶皆非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釋文曰靖馬本作清願音故徐音鼓○案曰毛詩韋願既

伐漢人表作韋鼓是願有鼓音禮記緇衣君子寡言而

馬曰清潔也釋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

不失道我將與紂俱歿所執各異皆歸于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疏曰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于仁也

案曰馬云清潔也者孟子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是也孔作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士

靖訓爲謀釋詁文亦得備一義也

又案曰史記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

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

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

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

其樂器奔周宥世家云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門于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

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于比干已死後復言太師少

師勸微子去則尙書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者別有其人卽

名疵強者是此司馬遷說也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裴駟不明遷

之意于世家所引微子篇文仍引孔傳鄭注而又云比干已

死而云少師似誤此蓋錯會史記之文耳然史記雜采古書
不必悉本字國其言不足據而鄭康成注微子云箕子紂諸
父少師不答志在必死則鄭意固以微子所告父師少師爲
箕子比干矣非疵強也季輸比干碑云貞觀十九
季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鄭師祖孔
學其說太子安國不可易也且太師是樂官故抱樂器奔周
太師不可稱父師父師必是箕子而少師之爲比干可知矣
又左傳楚克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
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史記亦云周武王伐紂克殷
微子持其祭器造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
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愚謂武王克殷時微子未必面縛自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一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諸左傳史記皆不可信也論語微子去之馬融注云微子見
紂無道早去之下一早字知微子與父師少師商論去就既
定卽先決計長往武王求之不得故封武庚以續殷祀直至
武王崩武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而受封于宋也若使宗國
陷危之時則忽然而遠引新王革命之際則抱器而來歸孔
子肯以仁許之耶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三

學海堂

尙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 著

周書

太誓

惟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一作東觀兵至于孟津

鄭曰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 尙書大傳

尙書疏○詩十六之三卷大雅棫樸疏○又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趙岐孟子注○孫奭孟子音義卷下○史記周本紀○又斐駟集解○水經五卷河水酈道元注○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帝業篇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惟四月見大傳鄭彼注云周四

月則是建卯之月也文王受命七季而崩武王承文王季數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一

不改元十一季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之心此正敘觀兵事四

月者十一季之四月也史記作九季者疑非說已詳書序云

太子發者鄭大傳注云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白虎

通爵篇云天子之子稱太子引此經下文太子發升舟以證

白虎通說意與鄭合但稱太子固為卒父業實亦因武王謙

未敢遽稱王乃魚入舟火流屋諸瑞畢臻然後稱王故也馬

云畢文王墓地名也者史記魯世家言成王葬周公于畢從

文王揚子法言卷九君子篇或問仙有諸曰伏羲神農浸黃

帝堯舜殂落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歿乎又漢書

卷三十六劉向傳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

北四十里是文王墓在畢故馬云云祭于墓而後啓行明奉

父命也鄭云六軍之兵東行者天子六軍時武王已備其制也鎬京在百紂都朝歌在東故云東行也

又案曰太誓一篇出于漢初伏孔兩家所得復皆有之真孔氏舊書也但其文有遺落者凡書傳所引太誓不在太誓者甚多故馬以爲疑而鄭亦云民間得王亦云後得要之鄭馬王皆爲之注則不斥爲僞明矣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載太誓于周本紀其他漢魏子史中引之者更不可枚舉皇甫謐輩見馬王之疑之也世又共稱非伏孔所傳也遺落之文掇取甚便也遂別撰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爲僞大誓其後鄭馬王本心而此篇亦與俱亡矣秦火未焚之書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亡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唐又亡大

皇清經解

卷四百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二

誓一篇良可惜也被逸書藏在私府不列學官其亡猶有說此篇則列于學官博士所習亦竟爲僞本所奪今旣搜輯鄭馬王三家注遂采列如左又疏謂此篇爲僞而曰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此篇在唐猶存孔穎達親見而云然今考史記所載猶約畧可尋前段敘觀兵後段敘伐紂但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畧則中下二篇亡者較多今亦不能詳定故不復分上中下但總爲一篇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齋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子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遂興師師尙父左杖黃鉞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鄭曰師尙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大師號曰尙父尊之號令之軍法重者馬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蒼
兕主舟楫官名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周禮三十七卷秋官伊耆氏疏○莊固白虎通卷上諫諍篇○史記周本紀○又裴駰集解○又齊本紀集解○索隱十卷○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冊府元龜○王應麟玉海一百四十七卷兵制門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司徒司馬司空皆軍中有職者餘三卿無事故不及大傳謂三公兼攝六卿非也鄭云師尙父文王于磻溪所得云云者尙書中侯雒師謀云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至磻溪之水呂尙勸崖王趨拜曰望公七季矣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鹵伯出獵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大師鄭注本此毛詩大明傳云尙父可尙可父是尊之也齊世家注引劉向別錄亦云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與鄭合也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手部云把握也又戊部云戊斧也今作鉞从俗也鄭又云號令之軍法重者說文尸部云令發號也是號令相類故云號令之而號又嚴于令故云軍法重者也淮南子卷六覽冥訓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左操黃鉞右垂白旄曠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卽是述此經杖鉞把旄以濟孟津之事也蒼兕馬以爲官名當別有據而王充論衡是應篇云蒼兕水中之

獸也時出浮揚一身九頭善覆人船尙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欲今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此說非也

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

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

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詩周頌思文疏○禮記六卷檀弓上疏○論語疏二卷○

鄭樵六經輿論二卷○史記周本紀○裴駟集解○漢書五十六卷董仲舒傳○終軍傳○司馬相如傳○後漢書八十五卷上杜篤傳李賢注○宋書二十七卷符瑞志○許慎說文十一卷上水部○班固白虎通上卷爵篇○太平御覽○冊

皇清經解卷四百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四

府元龜○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十六卷○馬端臨文獻通考三百十三卷○童宗說唐柳先生集注釋一卷

案曰鄭云白魚天之瑞者詩疏及後漢光武紀注引中候合符后云武王度孟津白魚入舟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云云授右注右助也而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云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子發與中候意同是天之瑞也云白殷正色者禮記檀弓云殷人尙白是也云今尙仁人在位者謂微子箕子比干三仁也鄭知此時三仁尙在者周本紀既載此經下乃云是時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還師歸居二季聞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武王乃東伐紂是觀兵之時三仁猶在也云得魚瑞卽變稱王者鄭以中候我應說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而此經升舟

稱太子白魚八舟下卽云王跪取故以爲得魚後變稱王也
釋丘云涖爲厓說文水部云涖水涯也从水矣聲牀史切引
此經以證故云涖涯也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者祭天之禮本
用特牛此因受瑞而報祭卽以所得魚爲牲是權時之禮故
云變禮也馬云魚兵象非也

至于五日有火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鵬其色赤其聲
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
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王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爲鴉
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
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五

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尙赤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
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季矣穀蓋
牟麥也詩曰詒我來牟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

定意也鵬擊鳥也明武王能伐紂

尙書大傳注○詩十六之

周頌思文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史記周本紀集解○又
又索隱一卷○漢書董仲舒傳○宋書符瑞志○董仲舒春
秋錄露卷十二同類相動篇○冊府元龜帝王
部創業篇○王幼學綱目集覽七卷漢成帝紀

案曰鄭云五日燎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爲一日數
至祭之第六日爲五日也云王屋王在之舍上者時在師中
不宜有屋故以舍上解之謂軍行舍止張帷幕爲宮若周禮
掌次云師曰則張幕是也馬云王所居屋當亦謂所止舍處
但未見舍止之義不如鄭確也云鵬當爲鴉而又云鴉鳥也

者據書說禮說實是烏非鵬書大傳引此經云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董仲舒對策及繁露同類相動篇略同明鵬字是誤詩小弁毛傳鸞卓居卑雅鳥也說文卷四上隹部雅楚鳥也一名鸞一名卑居秦謂之雅攷說文雖云短尾隹長尾鳥而通者甚多雕籀文卽作鵬鵬鴉二字皆左聲右形其右从鳥从隹皆可故鄭注鴉毛傳說文皆作雅而其左周篆作𠄎牙作𠄎因相似致誤故云鵬當爲鴉但鴉本从牙聲而牙古音吾則鴉亦音吾古字音近者同用則烏音烏呼之烏與吾音本通自是一物故毛傳連稱爲鴉烏而說文亦以秦人所謂雅卽楚烏鄭亦云鴉烏也馬云摯鳥者其說無據亦不如鄭確也書說禮說者皆緯書也未詳其書名緯書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一

王光祿尙書後案

六

而謂之說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者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烏有孝名者說文云烏孝鳥是也王充論衡卷十七指瑞篇亦云魚水精白者殷之色烏孝鳥赤者周之應氣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說皆與鄭合又卷十六講瑞篇云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烏之色故言其色赤鄭以流爲變是亦言赤非烏色由火變成與充合也又卷三初稟篇云天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文武受命于天天用雀與魚鳥授之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復用魚鳥命武王也充所引乃漢經師相傳舊說皆與鄭相發也云穀以紀后稷之德者據詩思文疏本書緯旋機鈴

及合符后文彼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紀之是也云
天意須暇紂五季者多方云天惟五季須夏之子孫夏暇通
鄭彼注云天覬紂能改待暇至五季欲使復傳子孫五季者
文王受命七季而崩武王踰季卽位爲八季至十三季誅紂
是市五季爲須暇也云武王卽位此時三季者市三季也八
季卽位至此十一季適市三季未滿五季見未可誅紂鄭具
言此是解五至之意也思文疏雖言太誓不解五至而于合
符后解之然于解畢火烏下將解銜穀而具言此是明以天
意爲五至示武王當待五季一至爲一季也云穀益牟麥者
牟麩通以禮說言穀芒說文卷五下來部云來來麩一麥二
牟人詩疏所引今作縫非象其芒刺之形牟麥正穀之多芒者又言王

皇清經解

卷四百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七

命曰爲牟知此經穀卽詩來牟也來牟漢書三十六卷劉向
傳引作釐麩云釐麩麥也始自天降來古讀釐釐麩卽來牟
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思文疏
云合符后注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至爲當異日言五
至以穀是第五至乃有穀然則本因烏銜來呼來牟後又爲
行來字也茂釋詁云勉也繇露引同對策又引作復音同通
用也茂哉卽下文勉哉蓋喜得此瑞而卽戒以天命之不可
恃漢書七十七卷劉輔傳云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
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是正說此經茂哉茂哉恐恃
之之義也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周禮二十五卷春官大祝疏○儀禮二卷士昏

禮疏○禮記六
卷檀弓上疏

〔案〕曰周禮大祝疏引此稱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然則此節正當在此其云周公書殆卽所謂茂哉恐恃者故王動色變正劉輔所謂君臣動色相戒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帝受可伐矣王

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鼓譟師乃搯

前歌後舞極于上天下地尚書大傳○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鄭樵六經輿論二卷○說文十二

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鄭樵六經輿論二卷○說文十二卷上手部○班固白虎通上卷禮樂篇○史記周本紀○漢書

四十六卷婁敬傳○宋書符瑞志○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人事部○王海三十七卷

〔案〕曰此一節集合諸文而鈔之諸侯咸會而不竟伐者爲欲

須之五季也來古音釐來時詞諧韻也大傳引維丙午至前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歌後舞云云不言書曰據諸文當爲太誓故并惟丙午六字

亦以爲經文也還或作逮誤也鼓鼓譟者鼓從支旁支小擊

也鼓亦擊也鼓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譟者周禮

大司馬云車徒皆譟鄭云譟譟也且引此經以證然則師心

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譟譟耳說文搯搯也从手自聲周書

曰云云搯者拔兵刃以擊刺詩曰左旋右搯上刀切今毛詩

作左旋右抽說文所引不知何本據彼以爲擊刺而大傳作

搯鄭注搯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似與上下文義尤相合

謹呼之聲徹于天地其喜如此管子卷十三白心篇云臣代

其君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房元齡注云謂之篡豈能使

紂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子理是也晉常璩華陽

國志卷一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凌故世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皆敘十一季觀兵還師之事乃太誓之上篇也晚出僞本以觀兵事但從武王口中帶述觀政一句于吳後儒遠不信有此事且此篇原係敘事多詞令少今僞本則三篇皆武王語罪狀紂者排疊堆垛已甚而當時實事盡遭割棄于是白魚火鳥世且指爲怪誕不知履帝敏歆元鳥生商亦其類也豈可廢乎卽或史臣增飾未可盡信如孟子之疑武成可也豈得斥武成爲僞哉

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尚書大傳○詩譜序疏○又十一之一卷小雅鴻雁箋○又十二之一卷

皇清經解

卷四百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九

小雅正月疏○說文三卷下支部○史記周本紀○史繩祖學齋佔畢三卷

案曰自此以下爲太誓中篇之詞十三季史記作十一季今據鄭說改正攷史記所述季分皆誤其說已詳序太誓全篇已亡今以意定之而斷以此節爲十三季伐紂事者據孔疏上篇敘觀兵中下二篇敘伐紂今本紀前一段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其爲敘觀兵事固甚明其下卽繼以魚躍水流二段其下卽繼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皆櫟括上篇經文也其下卽繼以居二季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以東伐紂其下卽繼以此節之文則此節爲中篇敘伐

紂事無疑况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正與此合尤有確據也前已改六季從他文作四月此無他文可從只得直改作十三年然上文一段不入經而此節入經者上文一段乃史遷述武王所以不可不畢伐之故語氣不似經文且裴駟亦不引馬鄭注此節則與攷攷無怠句相連攷攷句據諸家皆引作經文則知上三句亦經文矣且有此季月方見眉目耳十二月本當爲一月周一月殷十二月也

又案曰詩譜序疏云太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攷攷毋怠天將云云然則毋怠與天將文連此乃第二次興師伐紂而諸侯勸勉武王之言說文攷攷汲汲也从攷子聲周書云云子之切史作孳古字同也鴻雁箋引下二句而疏云言天將有立皇清經解卷四百十三王光祿尙書後案十

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東晉晚出僞本云元后作民父母語實本此而改爲武王語則夸矣

司馬在前

王曰司馬太公也

詩大雅大明疏○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玉海三十七卷

案曰王以司馬爲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杖鉞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太公在前也

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周禮春官大祝疏

案曰雜采諸文不能定其先後約畧編之格正也正言疑卽下文王稽古云云之說

正稽古立功之事可以永季丕天之大律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

鄭樵六經輿論二卷○漢書郊祀志○又刑法志○又平當傳○後漢書四十

卷下班固傳李賢注○又甲屠剛傳注○舊唐書一百二卷
褚无量傳○文苑英華七百六十一卷褚无量皇后不合
南郊議○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玉海三十七
卷○史繩祖學齋估畢三卷○翻譯名義集九卷

案曰鄭元丕大律法並釋詁文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
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劉向說苑二卷臣術篇
洪邁容齋續筆一卷

案曰劉向親校古文秘典所引太誓為可信漢武帝紀元朔
元季詔議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有司奏議曰附下罔上云云
與說苑文同蓋太誓漢初已盛行故引之者多以上疑皆周
公之格言繼諸侯孜孜之語而進者

天子發拜手稽首

周禮春官
太祝疏

案曰太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
皇清經解卷四百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七

言以下天子發拜手稽首言以下則其間自有文然既相承
引之則是武王聞周公所陳格言拜而受之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

史記周
本紀

案曰自此以下為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
法與湯誓格爾眾庶盤庚綏爰有眾牧誓乃誓子其誓相類
凡誓誥篇首皆有之故定為經文武王乃歿謚此後人增加
孟子手所著梁惠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
子當為後人填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亦必後人加諡
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
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案曰谷永傳及叙傳引此經師古皆以爲今文尙書蓋此篇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本有之師古旣以梅賾所獻爲真古文遂曰此爲今文其實則鄭所傳壁中古文亦載此篇與伏生合也

鄭曰王公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馬曰

毀壞三正動逆天地人也史記周本紀裴駟集解○漢書禮樂志○又五行志○又谷永傳○

又叙傳○荀悅漢紀孝昭皇帝紀

案曰鄭云王父母母弟祖父母之族者鄭意以王父母弟卽從父昆弟與己同祖者故以爲祖父母之族鄭又云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者不謂之曰從父昆弟而曰王父母弟是欲以母弟見其親也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

皇清經解

卷四百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案此事見史記樂書又見韓非子卷三十過篇王充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高誘注正所謂爲淫聲變亂正聲者也馬云云者說見甘誓

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史記周本紀裴駟集解

案曰鄭云夫子丈夫之稱者檀弓曾元稱曾子爲夫子鄭彼注云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則夫子以尊貴之稱今此經上文云告于眾庶則下及賤者而云夫子故解之以其亦得爲丈夫之通稱故也征誅大事不可屢誅觀兵之後此爲再舉矣若不成則無復來之理故申

戒之曰不可再三上節陳紂罪此節明己志其文多與牧誓
相同然史記既載此二節于前又載於誓于後明係兩篇之
文非複出也且裴駟于此二節皆引馬鄭注則其爲大誓經
文無疑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二終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一十二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